

今生

著 何士光
HE SHI GUANG

吾谁与归

我们一路地走过来，跟踪了道义和佛法，同时还涉及到科学的发现，以及别的一些方面……

这样你就不得不回过头来，一次又一次地去寻思和确认，这生命除了这样的自生自灭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结果和可能呢？仍然如诗人所说，微斯人，吾谁与归呢？





今生 吾谁与归



著

何士光

HESHIGUANG

本书获2015年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生：吾谁与归 / 何士光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1

ISBN 978-7-221-13099-0

I. ①今… II. ①何…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6430号

今生：吾谁与归

何士光 / 著

出版人 苏桦

出版统筹 陈继光

选题策划 杨昊

责任编辑 陈继光 潘媛

流程编辑 潘媛

装帧设计 陈红昌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6月第1次

印张 19.5

字数 260千字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书号 ISBN 978-7-221-13099-0

定价 39.80元

C O N T E N T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001
第二章	019
第三章	043
第四章	097
第五章	131
第六章	148
第七章	183
第八章	241
第九章 尾声	287



第一章

(引言)

.1.

我们的这栋宿舍是一栋老房子，坐落在许多新建起来的高楼之间。前面有一个窄窄的院子，正对着一处巷道一般的斜坡。沿着这道斜坡往上走，就是熙熙攘攘的大街了。所以巷道口那儿现出来的一段街景，就像是这日子的一道背景似的。这些年来，早晨我洗漱的时候，从窗口望出去，就会看见一街的车辆川流不息地流淌过去，常常会让人想起来“逝者如斯”的句子。那虽然说的是光阴，但也正像我们的奔流着的日子。

我们常常说这日子会奔向远方，那远方在哪里，又会是怎样的景象？其实那远方也并不远，也还是在我们的身旁。如今这些相邻的宿舍里，住着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们，当初大家也都是从远远的岁月里出发，最后才来



到这里。对于当年来说，这也就是远方了。这样就让人看到，就生命的存在的状况来说，这院子里的景象，也庶几就是远方的景象。

.2.

你的眼光从街口那儿稍一挪动，就会看见对面不远的一处阳台上，依旧站立着一位老同志。他曾经是我们的领导，他的老家是在北方的一个村庄里。年轻时候他所遭逢的年代，是一个人们正在争江山、打天下的年代，所以他的人生的拼搏，就是在战场上进行的。村庄里有好些人，不管是跟着这支队伍的，还是跟着那支队伍的，都在和对方的战斗之中，或者在和自己的同事的斗争之中，纷纷地死去了，他则随着队伍来到南方，最后来到这座城市里。那么一如佛法所说，诸行本来无常，诸法本来无我，在年光散尽、一切都成了烟云之后，他就每天都会呆呆地站在那里，常常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地站立下去。

这是在稍远一点的阳台上。你把眼光收回来，阳光已经从近旁的大楼的缝隙里，照到院子里来了。这时候又像往日里一样，一位同样年事已高的邻居，也依旧在花坛旁边晒太阳。他是一位音乐家，曾经是我小时候的音乐老师，当初也是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有时候还会穿一身白衣裳，如今神志却有些恍惚，也心生而万法生、心灭而万法灭了，总是一副笑吟吟的样子，眼光异样地发亮。记得夫子当年也曾经说过，哀莫大于心死，但有的时候事情又刚好会反过来，是哀莫大于心不死，或许老师的心里虽然没有了歌声，却又还有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吧，他坐在那儿，每当有人从院子里走过去，或者有车辆从身旁开过去的时候，他都会像小孩子一样的呼叫起来，要



人们停下来，带他一块去。

恰好这时候从他身旁走过去的，是一位老大姐，老师看见她拄着手杖走过来了，就兴奋地呼喊起来，问她要去哪里。但我们都知道，这位老大姐资历很深，却脾气不好。她年轻的时候为了争取婚姻自由，曾经从富有的家庭里出走，投奔过北边的解放区。如今也一切都随因缘而生、随因缘而灭了，她现在每天从这巷道里走过去，则是要去找一处棋牌室打牌。她虽然也听见了有人在呼叫她，却是头也不回，只是没好气地说，混吃等死，还去哪里？说完就兀自地往前走了。

老大姐说的仿佛是一句戏言，却也不是一句戏言。能够像这样等候着死亡的到来，还不得不说是一件有幸的事情。就在这些屋顶下面，在你认识的人们之中，已经不能够再出门的，或者长久地卧在病床上的，又不止是一人两人。而且说不定在白天或是夜晚，救护车的声音还会在近旁响起来，把哪一位邻居送到医院里去。如今那医院里的情景，就是无法再言说、也不用再言说的。我看着老大姐瘦弱的身躯，一步步地往斜坡上挪动过去，心思因此也牵连起来的时候，就想起了我的外祖母。她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想到她当年即使愿意在这人世上等候下去，也是做不到的。外祖母年轻的时候出嫁的人家，是一户地主，后来到了晚年，在人们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就一再地受到斗争和批判。那时候她住在一处县城里，见到有人死了，就不住地叹息，说阎王把人们一个个地都带走了，为什么不把自己也带走呢？最后她就是去到一间柴房里，自己悄然地离开的。

白天就这样开始了。尽管人们一直在说，这生命和生活都灿烂而美丽，但这生命和生活的沉重、苦难和空幻，又仍然是人们无法不感受到的。你活



着，每天每天地，固然要面对着生活，让自己能够活下去；在生活的后面要面对着人生，要能够赋予这生活的一种意义；但在这生活和人生的后面，你始终在面对着的，又还是生命，还是生命之谜。尽管日子来到今天，人们已经为自己积累起来了许多的知识和见地，乃至都已经让人们惊喜不已，但这些层出不穷的知识和见地，又还是不能为我们解开这生命的秘密，所以你活着，又始终还是活在生命和命运的这个谜里。你不欲生时不得生，不欲死时不得不死，活着就是还没有死去，实则是身不由己。而你一路地走过去的时候，就像一位俄国作家在一篇叫《人》的文章里写到的那样，前面是看不见的黑暗，身后则是燃烧过后留下来的灰烬，所以这人的心底深处，又不免是迷茫而荒凉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你，在这样地存在着，也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并且最终都会有什么意义。

这就好比说，一个人在不知道真话的时候，就不会知道假话，你在不清楚这生命的底细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不知道可以拿这个生命去做些什么。所以人们也常常说，这生命只是一个过程，结果并不要紧，你只能在不断的追求之中，去享受这个过程，如同诗人所说，莫问收获，只问耕耘。但尽管是这样，你自己也明白，这样的一种劝说，其实也并不能安慰自己。因为你又不会不疑惑，一个过程怎么会没有结果呢？一个没有结果的过程，又会是怎样的一种过程呢？如果不问结果，你也就不知道该怎样耕耘，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尺度来识别和判断你的耕耘，乃至你也完全可以不耕耘。但在一个白天又开始的时候，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还是得为这生命找到一种归依，才能让自己从这些岁月之中走过去。

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如果你愿意，你固然也可以留在这窗户跟前，看



着巷口那儿的街景；或者你也可以从眼前的那一道斜坡上走出去，然后挣扎着，把那些已经重复过无数遍的事情，抑或总是大同小异的景象，再依旧地做下去和看下去，尽管已经是不可能了，人们也一直在呼唤年事已高的人们始终保持激情，仍然像年轻人一样地生活下去；如果你觉得这样也很好，也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珍惜，那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如果你不能够是这样，不愿意是这样，这又怎么办呢？这样你就不得不回过头来，一次又一次地去寻思和确认，这生命除了这样的自生自灭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结果和可能呢？仍然如诗人所说，微斯人，吾谁与归呢？

3.

这里我是要说，每逢我的心思这样牵连的时候，到了后来，我就会想起一位老先生。仿佛我的心思不管怎样来来往往，到最后也只有一条路径，都会回到这位老先生的身上。如今这位老先生也已经离开这个人世了，但他生前也曾经在我们的这一片街市之间生活过。二十多年以前，我就是在我们这一隅的日子之中遇见他的。我想我应该说，能够遇见这位老先生，在我的今生今世的际遇之中，就是一段有幸的因缘。这位老先生的人生，就为我们示现了生命的另外一种可能，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另外一条路径。

你说怎么样呢？既然我们活着，是生活在生命的这个久远的谜里，那么如同哲人所说，认识你自己，就是我们的生命所固有的一种含义，是我们人生一世所面对的一个根本的问题。记得在《华严经》里，佛陀就曾经把这生命的真相比喻为一座山峰，叫做“妙高峰”，那么在我们的长长的、古往今来的岁月里，人们就一直在寻找着这样那样的路径，希望能够登上那高高



的山顶，科学是这样，佛家道家也是这样，所以万法同宗，万法归一。我们一向不是以为，这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乃是人之常情，事情不就仿佛终止在了这里？但这样的终点，其实又应该才是事情的起点，人又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呢？这一切的真相是什么，是不是能够超越，或者还包含着另外的可能呢？当年的释迦牟尼王子就是从这样的质疑开始，去为众生作艰难的探索的。而在我们居留着的这一片土地上，从久远的时候开始，比如从黄帝、从老子的时候开始，人们也一直薪火相传地，在追寻着这世界和生命的真谛，然后把一条道家的路径，留在了我们的日子里。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这一切不免显得有些玄秘而遥远，但它又还是在我们的日子流传着，渊远而流长，始终有自己的传承。我常常想起来的这位老先生，就是一位毕生修道的人。

老先生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一处著名的道观里学道。一个朋友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就曾经见到过他当年著道装的照片。应该说老先生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把认识和把握自己的生命，当作了人生的第一要义。后来由于社会的动荡，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期，老先生离开了道观，便来到了我们的这一片街市里，也参加工作，也娶妻生子，之后就在日常的劳作之中，一直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吧，这人间的生活虽然是千姿百态的，但如果把人们的生活归结起来，似乎又只有这样的两种生活：一种是我们惯常的生活，是在追求和享受生活之中，满足和耗散自己的生命；一种是修行的生活，则是在平常的衣食和劳作之中，担负和超越自己的生命。一个能够修行的人的日子，就往往是简单的、勤恳的、抱朴见素的。只是到了晚年，老先生在退休之后，又才给有缘相见的人们，讲说法



和道义的法诀。那时候我身旁的人们能够接触到佛法 and 道义，就是这位老先生传授的。那么老先生的传授，也同样是在日常的生活之中，在饮食摊子上一起吃早餐的时候，在晚间大家一起喝茶的时候，随意而方便地流淌出来的，不需要什么格外的道场，也没有什么费心的装点。这样的一种传授，应该就是老先生的一种使命。

我当年也就是由于朋友们的引见，才见到老先生的。那时候看上去，老先生留着斑白的胡须，大约六、七十岁的年纪。但后来一位在杂志社工作的同事告诉我，他也曾经见到过老先生的一份证件，若是依照证件上的年月推算起来，老先生的年纪就还要大许多，但精神却那样清朗，身体也那样健康。那么，人们不同的人生过程，就会引导出来不同的人生一世的结果，好比不同的耕耘，也就会有不同的收获。我们的日子漫长得过不完似的，仿佛能够让我们永远地过下去，但这日子又短暂得仿佛不值一瞬，就在你又抬起头来的时候，结果就已经来临。后来有一天，大家又在和老先生一道吃饭的时候，老先生就对大家说，他要走了，希望大家往后要用心修行。老先生的话并没有人相信，当时大家还说，不会的，老人家的身体这样健康，怎么会呢？但在一个星期以后，在一天晚饭过后，老先生就安详地走了，如同佛陀所说，大树是依照它倾斜的方向倒下的，老先生离开的情景，就是预知日期，死无病痛，入于圆寂。老先生这样的离开，就像许多古往今来的佛家和道家的行者一样，他们来到这个无尽沧桑的人世上，经过了一生的努力之后，就把握了自己的生死，得知了生命的根柢，并用他们圆满的离去，为人们留下了一种生命和人生的踪迹。



.4.

我想说这些年来，当我的心思回到了老先生身上的时候，我就会一次一次地，去寻思二十多年前的那个秋天里，我见到老先生的情景，寻思在告辞的时候，老先生私下地留给我的一句话。我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吧，老先生给我留下的这句话，也仿佛是一个谜。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疑义，也是一种牵引。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能不试着去解开其中的含义。

那一天，是寺院和道观的一个节庆的日子，几个朋友约了你，一起去近旁的一处道观里吃素餐。你好久都没有去过那一处道观了，许多年来，在革命潮流的冲击之下，人们都已经习惯了把佛法 and 道义看做是封建迷信，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我们的寺院和道观又还是变得昌盛起来，那人流如潮、烟火兴旺的景象，又同样让人诧异。到了午饭的时候，你就在那儿见到了老先生。

记得刚一见到老先生，一位朋友就伏下身去，给老先生磕头。那时候老先生就阻止了他，一边让他起来，一边嬉笑地说：起来起来，不要行大礼，我说不要行大礼，就不要行大礼，你给我行大礼，我也要给你行大礼，那我们两个人的额头上，岂不是都要碰一个包？老先生的话是不是让人有些意外，仿佛不像智者的言语？朋友们告诉我说，老先生平日里的言谈和风范，就是这样嬉戏一般的、自自在在的。常言不是说道貌岸然？其实道貌经天行地，只是自然的样子，若是岸然了，也就不是道貌了。而一个打开了心扉、还原了智慧的智者，也就是不用再现沉思状的。你过后想一想，老先生的意思，其实也就是在告诉大家说，既然大家都是以道为师，一起来学习道义



的，大家便是同道，便是同学，这种自然、平等而真切的关系，就是一种道义，就是不需要去模仿世间森严的等级和招摇的习气，用这些多余的格式来扭曲和掩盖它的。你不能不说，这样的话就是换一个人说不出来的，老先生于平平常常和似有若无之中，只三言两语地，就说清楚了事情的真义，能给人莫大的启迪。所以平日里老先生也不允许大家称他为师父，至多只允许称他为大师兄。这里的“大”，就只是说他的年纪更大一些，在闻道的先后上也更早一些，并没有别的意思。一个人的心性若真是已经回小向大了，变得智慧、清静而平等了，那就连大小这样的概念也没有了，就不会像我们所喜好的那样，总要加上一个“大”字，以为很大了，反倒显出小和隔膜来了。

那一天的阳光宽阔、澄清而明亮，道观里把饭桌和条凳都安放到了房前的空地上。吃饭的时候，有人向老先生问起了学佛学道的事情，老先生即随口回答说：学什么佛、学什么道呀，多做好事不做坏事，就是学佛学道。那神情仿佛是说，吃饭就好好吃饭吧，还说什么佛道？又有人问起了出家修行和在家修行的事情，老先生却嘿然地笑了，反问他：如来佛不是有妻室、释迦牟尼不是有妻室？那神情又仿佛是说，你问这么多做什么？老先生的言语虽然又还是玩笑一般的，但过后想起来，又仍然是一语中的。这样和老先生在一起，就让人感受到，一个人真要是明道见道了，便不仅不会再有什么执着和挂碍，而且就连佛也没有了、道也没有了，好比一个人已经在快乐之中，就不必去模拟和追问什么是快乐了。剩下来的，就是在自己的境况之中接着过自己的日子，该吃饭就吃饭，该遇见些什么就遇见些什么，等到今生今世的因果了却了，也就可以奔赴自己的归宿和前路了。

那天我们坐下来时，你正好坐在老先生的身边。因为你和老先生还



不熟悉，你们之间也就没有什么交谈。老先生的手里带着几页纸张，坐下来以后，就自得其乐地读起来。你试着靠近了老先生一些，想知道他在读的是些什么，老先生就对你说：我读了，你再读。说来或许也会让人觉得意外，你跟着老先生读下去，却是几页不知道从哪儿拾起来的税务局的文件。不久米饭盛上来的时候，老先生把他的那一份拨了好些在你的碗里，你们之间也仍然没有什么交谈。但到吃完了饭，大家正要散开的时候，老先生却侧过头来，私下地对你说了一句话，并且就只说了这样一句话：遇到困难来找我。你后来常常会想起来的，也就是老先生那天对你说的这句话。

.5.

老先生让我遇到困难去找他，这是要告诉我什么呢？那天你从道观里出来，秋日的阳光依旧宽阔而明亮，但也依旧带着一种渺远的苍凉，一种如水的忧伤。身旁的菜地里，还有零星的菜花在开放，小小的黄花落落在无边的秋光里，那样无声而孤寂，也仿佛我们的生命似的。那时候你想，人总是与困境相伴而行的，如果自己会遇到什么困难，也是人之常情。但会遇到什么困难，并且要让老先生来帮助你呢？一时间却也想不出来。你那样地想了一会，也就把事情放下了。你自然想不出来，你活着，不过是生活在你自己可怜的一点点经验和知见里，笨拙而又固执，对于这个世界和生命所包含的着的无穷无尽、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你能想到多少呢？

但在这之后不久，你在对气脉的修习之中，就有了一连串离奇的体验、现象和遭遇。我们的生命之中，除了这具物质的躯壳而外，还包含着一个精、气、神的能量体系，这是你原来不清楚的。而这些体验、现象和遭遇，



就和我们的精气神有关系，和我们的心灵的功用有关系。说它们离奇，是说这些现象和功用，就是你在多年来的生命体验之中，所不曾体验和遭遇过的，或者说是被遮盖和忽略了的。如果你不是实际地有过这样的体验和遭遇，也不会以为它们是真切的。在《黄帝阴符经》里，我们的前人不是早就给我们指出来过，“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这也就是说，人们平日里只知道神奇的事物是神奇的，而不知道、或者是忽略了，平常的、我们已经见惯了的事物，比如我们的生命本身、这身躯和心灵本身，其实也是非常神奇的；所以应该说，那时候你有过的这些遭遇和体验，不过只是这精气神会有的一些表现。并且还应该说，这些遭遇和体验，包括其中的走火入魔在内，都能够帮助你更深入地去认识自己的心灵和生命，能够让你在魔障之中见到菩提，所以还是一种难得的因缘。所有这些，在往后的章节里，我们自然还会来作更深入和仔细一些的叙说，而这里我只是想说，事情正如老先生为我预见的那样，过后看起来，这些也就是你要遇到的困难了。那么你在遇到了这些困难之后，是不是应该去找老先生呢？

我照说是应该去找老先生的。老先生不是预先知道了你会遇到困难？你推测起来，老先生不仅清楚事情的底细，而且还和事情的本身有关系，除此以外，你就找不到别的原因和头绪。但在头一阵的惊诧和疑惑过去以后，你的心思也开始平复下来，那时候你就想自己先来想一想，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并且又会有怎样的含义。你这样迟疑和寻思着，一直没有去找老先生，也就把日子拖延过去了。直到后来有一天，一位朋友来到家里，告诉了你老先生离开的消息，并给你讲述了老先生在晚饭过后告别了家人，然后安然睡卧而入于圆寂的情景，你心里才不禁一怔，那一刻你才想到，由于你的迟疑



和拖延，让自己失去了一种机缘和可能。所以你后来也常常会这样想，如果当初你去找老先生了，那又会怎样呢？或许那样一来，自己后来的修习又会是另外的一种情景？但事情自然是没有假设的，这也是你自己的因果所致吧，或许又如常言所说，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各人。于是这些年来，你也就只有努力地追寻着和守候着，由自己来面对着这件事情了。

.6.

记得那时候，我在遭遇过走火入魔的困扰之后，并没有放弃气脉的修习，而仍然在把修习继续下去，还引得母亲十分的忧虑。你能理解母亲的心意，这样的修习不在人们通常的生活视野之内，不知道这会把自家的日子引向哪里，就不免会让人生畏生疑。但你在遭遇和体验过这一切之后，又怎么还能够停下来呢？从那以后，你就不能不去为你遭遇和体验过的这一切，找到一个能够让人释怀的解答。这些遭遇和体验虽然显得离奇，却牵涉我们的生命的根柢，这之中也已经绰绰约约地，让你感觉到了生命的一种出路和含义。

你那时候的遭遇和境况，似乎都无法为他人言说。你说了，别人也很难相信，很难明白，不管是医生或学者，也都没法帮助你。这样你就只剩下一条路，去求助于道家的典籍。这应该说也是一种因缘吧，你由此就开始了对道家的典籍的学习。

许多年来我们不是一直在说，我们民族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但是长久以来，自己也并不知道这种博大精深之处究竟在哪里。记得有一位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当年在读到我们的《论语》的时候，就有些失望、也有些不屑地



说：这就是你们的哲学？事情诚然是这样，一种文化如果是博大精深的，它就必定要深入到天地和生命之中，能够为我们回答天地和生命的真相这个根本问题。事实上，即便是哲学家的哲学，其实也不能够、因而也不打算为人们回答这个问题。哲学只是在思考，但关于天地和生命的真相，最终却是要用体验去证悟或者实验去证实的，而是不能只靠思考去主张和争辩的。所以有一则谚语才说，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时候你去阅读道家的典籍，又才看见在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之中，在我们的诸子百家之中，又鲜有不言道者，事情正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我们的文化的根柢，大抵在道教，其博大精深之处又还在道这里。道是什么呢？这样比如说吧，如今我们的科学家们，不是还在努力地寻找着那种把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命化生出来的本源的存在？那么在许多年以前，我们的前人就沿着自己的观测路径，发现了这种本源，那时候老子也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它才好，就把它命名为“道”。这也就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所说的：“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道就是世界和生命的本源以及规律。正因为如此，在我们民族的语义里，才说的是道理，走的是道路，讲的是道德，担的是道义，修的是道行，你看还有什么不是道呢？

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宇宙世界化生出来的一种能量和物质的存在，好比是宇宙世界的一个细胞、一种缩影，那么反过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一定集中而深刻地含藏着世界的秘密。所以我们的前人用来认识世界的路径和模式，就是通过对自己的生命和心灵的深入的发掘，来认识、把握和超越自己的生命。在我们的漫长的岁月里，许许多多的道家的修习者们，在这种薪火相传的探索之中，就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难能可贵的经验和成果，还有许多